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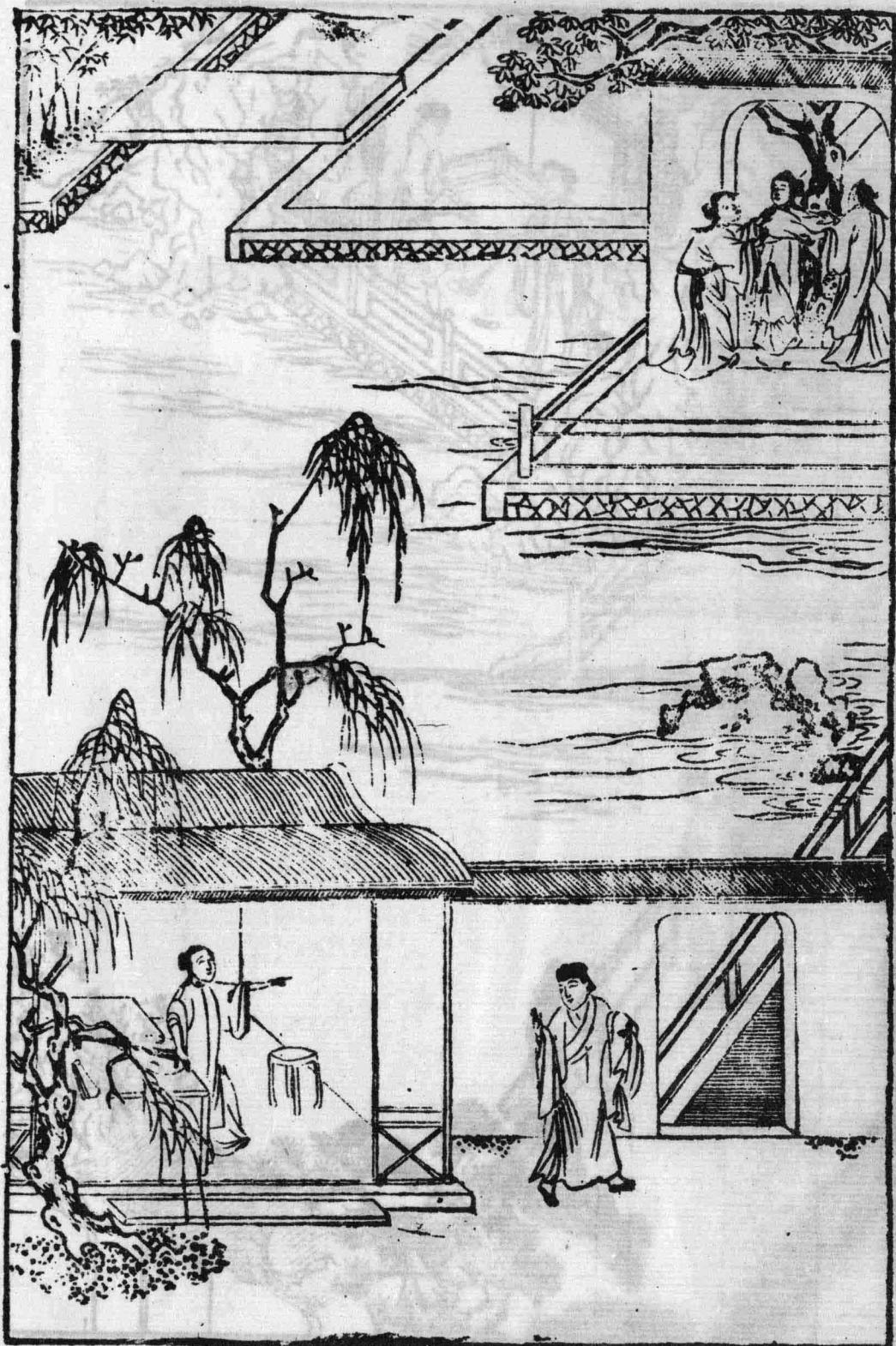
第八册

卷之三



金瓶梅

春梅姐正色閑邪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詞曰

今宵何久。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
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
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熱心兒火樣。

燒

右調桂枝香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
玉樓做生日。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

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痨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

便妙爲

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喚金蓮、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

蕙連首爲
難淫亦當

正論

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頻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恐○不○至○此○

雖非婢學
大人却亦漸入佳境

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
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鬟髻整的高高的，頭髮梳
的虛籠籠的，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
慶睃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
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并家中穿
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
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
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
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
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袖

見怪不怪
方妙一見
怪則着鬼

對衿襖紫綃裙子，在席上斟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

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吶吶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

純以利動
之已落第

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
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纔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
教你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
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
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
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
如何、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因問爹、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
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
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堪可一會老婆
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簫道、三娘和五

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未○必○

那識羅裙內、銷魂別有香。

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勾了臉○不○漏○、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白○玉搖手兒往前指、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只猜

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繇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纔了事。婦人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蕙蓮道：「我來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

氣短語妙
在說得帶
幾分無耻
以見爲淫
也非爲情

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算。俺們閒的聲喚在這里，你也來插上一把子。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謊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恠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

或替他做針指鞋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垂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箇漢子喜歡。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茶之類不筭。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簾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

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叫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
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廳上圍爐
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
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正
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
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
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
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
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有福。出落
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

如往是俗
醫家事

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卽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里答應來說着小廝放桌兒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嘎飯銀鑊甌兒

偏在絕沒
要緊弄巧
一昧文心
細考

盛着粳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
陳敬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
還剩下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
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尚推官送殯去
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衆人打
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必至之○情○嘶亂頑成一塊。一回都往對
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裡。摑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
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
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恠叫起
來。罵道。好賊忘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忘

驚得似有
意似無意
以見半是
春梅之性
媒也